

## 法源寺圣旨碑及其他

王 菡

位于北京牛街附近的法源寺，是北京最古老的名刹之一。它创建于唐贞观十九年（645）。唐太宗东征，为悼念阵亡将士，在幽州城之东南，建悯忠寺于此。“靖康之耻”时，宋钦宗赵桓被金兵掳至燕京，曾囚于此。明正统二年（1437）重修时改名为崇福寺。清雍正十一年（1735）改建后名法源寺。该寺石刻碑记和藏经甚多，院内古木参天，故不仅以历史悠久称著，其文物丰富也令人刮目相看。

在该寺前院，翠竹掩映之中，有两块不是本寺原藏的碑刻，颇耐人寻味，似未引起人们太多注意。其中之一是元代圣旨碑。碑高约3米，碑额刻“圣旨”二字，雕有双龙戏珠。碑座长方，浮雕双龙。兹将碑文移录并标点如下：

长生天气力里

大福荫护助里

皇帝圣旨里：军官每根底、军人每根底、管城子达鲁花赤官人每根底、往来的使臣每根底，宣谕的圣旨：

成吉思皇帝

月古台皇帝

薛禅皇帝

完者笃皇帝

曲律皇帝圣旨里：“和尚、也里可温、先生，  
每不拣甚么差发，休当告。

天祝寿”么道有来。如今依着先的

圣旨体例里，不拣甚么差发，休当告。

天祝寿者么道。大都里有的识列门，盖来的福寿兴元观里，  
住持提点复明善应通微大师阎道文根底，执把

着行的

圣旨与了也。这的每观里房舍里，使臣休安下者，铺马祇  
应休要者，税粮休与者。但属观里的田产、人口、头匹、园  
林、水磨、店舍、铺席、解典库、浴堂，不拣甚么，他每的  
不拣是谁，休夺要者，休使气力者。这阎道文更

圣旨上头道着。有没体例句当休做者，做呵，他不怕那甚  
么，

圣旨俺的。

蛇儿年二月十三日大都有时分写来

金玉局张子玉镌

元代圣旨碑在全国各地均曾有发现。顾炎武《山东考古录》、  
刘侗《帝京景物略》、陈垣《元也里可温教考》<sup>①</sup>、冯承钧《元  
代白话碑》、蔡美彪《元代白话碑集录》<sup>②</sup>诸书中均著录多  
例，但尚未提及此碑。以上述列举多种文献与此碑对比、分析，  
特别是蔡美彪先生的专著，对理解这块白话碑深有裨益。因碑文  
由蒙语译成当时白话汉语，内中有些词难以理解，现再试译如  
下：

天助福祐 皇帝圣旨

列位军官、军人、管城的达鲁花赤官员、往来的使臣听旨。

奉太祖成吉思汗、太宗窝阔台、世祖忽必烈、成宗铁木耳、

武宗海山圣旨：“对和尚、也里可温、道士，无论何种课税

徭役，都勿要征发。祷告上天我朝万寿”云云。如今依先帝之旨，无论何种课税徭役，均勿要征发，向上天祷告祝寿。大都的识列门兴建福寿兴元观，其住持提点复明善应通微大师阎道文，持护赐与的圣旨执行。此处观宇房舍，使臣不可住宿，不可向之索派驿马，不可征收税银。凡属观内田产、人口、头匹、园林、水磨、店舍、铺席、解典库、浴堂，无论何物，任何人不可逼索，不可倚势欺之。阎道文持圣旨在此。凡有违反圣旨体例勾当，不可做。违旨者须惧国法。钦此。

蛇儿年二月十三日大都有时分写来

金玉局张子玉镌

现存文献资料表明，保护寺院道观财产，免收僧道税役的圣旨碑，从元太祖时已有，直到元代末年屡见。以元宪宗蒙哥、世祖忽必烈以降，圣旨碑的内容大致相同，文字与今存法源寺者基本雷同，唯寺院、观宇名称及住持姓名各有所别。这为理解碑文中的汉文蒙语提供了很多便利。

陶宗仪《南村辍耕录》卷一<sup>③</sup>记世祖忽必烈蒙语译薛禅，成宗铁木耳蒙语曰完者笃，武宗海山蒙语称曲律。《元史·世祖纪》<sup>④</sup>：“庙号世祖。国语尊称曰薛禅皇帝。”《成宗纪》<sup>⑤</sup>：“庙号成宗。国语曰完泽笃皇帝。”《武宗纪》<sup>⑥</sup>：“庙号武宗。国语曰曲律皇帝。”月古台皇帝即太宗窝阔台，在元白话碑中，窝阔台一名还有月阔台、月古歹、月哥台等译名。

碑文中的蒙语甚多：如：里，语助词，犹哩、呢；每，指一个人，各个人；根底，表示所属关系；不拣，无论；者，语助词，犹着、焉。也里可温：蒙古语从阿拉伯语转译来对基督教徒的称呼，可以参见《元典章》和陈垣《元也里可温教考》<sup>⑦</sup>。先生：元代对道士的称呼。达鲁花赤：镇守州县的官职，蒙语音译。识列门：蒙语人名。元代有汉人以蒙古名为名者。铺马：驿站用

马。《元史·兵志四》<sup>⑧</sup>：“元制站赤者，驿传之译名也。盖以通达边情，布宣号令，古人所谓置邮而传命，未有重于此者焉。……其给驿传玺书，谓之铺马圣旨。”圣旨碑的语言颇具特色，它是白话的汉文蒙语的混和体。除使用上面列举的蒙语，还有一些近似口语的白话，如“休使气力者”，即“勿要倚势伤人（逼索）。”“没体例句当”，即“不合旨意的行为”。“做呵”，这句有虚拟语气，即“如果做〔不合旨意的行为〕的话”。“他不怕那甚么”，这句话曾被译为典雅的汉语：“国有常宪，宁不知惧。”“圣旨俺的”，这句话更是亲切通俗，冯承钧先生按汉语译成“钦此”，颇为传神。<sup>⑨</sup>

该碑落款于蛇儿年。纪年用地支生肖，是元代圣旨碑纪年的一大特点。蒙古部族早期文书中一般用生肖纪年，自世祖忽必烈中统年（1260）以后，即从汉制，多用年号纪年。唯圣旨碑，依旧用生肖纪年，直到元末。偶尔有圣旨碑将年号和生肖重迭使用，蔡美彪先生的专著和陈垣先生的专文都著录了这类碑文。法源寺此碑的蛇儿年究竟何年，尚须和第二块元碑结合起来判断。

在圣旨碑的西边，矗立着另一块元碑。此碑写就于至顺二年（1331）。碑额为“大元福寿兴元观记”。形制较小，碑体约高2米左右，字体也较圣旨碑小。该碑曾断为三截，经修复，今所见粘接处字迹已缺，但大致可读通。其大意是：曾有保定的秋涧道士在徐志清处学老子之道。徐道士曾创建会真宫。徐道士守中抱一，造诣甚深，曾为皇帝扈从。元贞元年（1295）仙逝。秋涧道士礼葬之，并于大德三年（1299）向朝廷请追赠道号。秋涧道士声誉渐著，延祐三年（1316）梁国冯氏徽政院使识列门因向往老子之道，在都城西北隅创建福寿兴元观，于是请秋涧道士住持此观。延祐四年（1317）仁宗特降圣旨，泰定二年（1325）再赐玺书加护于此。可知该观兴建于冯氏，秋涧道士为第一代住持，名闾道文。圣旨授复明善应通微大师。

这篇题记说明福寿兴元观创立于1316年,1317年受圣旨保护,这年即丁巳蛇年,恰好与圣旨碑纪年相合。且圣旨碑中序称诸帝自太祖以降到武宗,当是仁宗时的宣谕,以称诸位先帝,故可确定圣旨碑写就于1317年。

圣旨碑的镌刻者所在的金玉局,是元代精细金玉饰品制作机关。《元史·百官志四》<sup>⑩</sup>将作院条下写道,“诸路金玉人匠总管匠,秩正三品。掌造宝贝金玉冠帽、系腰束带、金银器皿,并总诸司局事。中统二年(1261),初立金玉局,秩正五品。”题记碑中的徽政院使,是一个屡经变动的官职,本系詹事院,《元史·百官志五》<sup>⑪</sup>“至元三十一年,太子裕宗既薨,乃以院之钱粮造法工役,悉归太后位下,改为徽政院以掌之。大德九年,复立詹事院,寻罢。十一年,更置詹事院,秩从一品,设官十二员。至大四年罢。延祐四年复立,七年罢。泰定元年罢徽政院,改立詹事如前。”徽政院使六员,正二品。《元史·英宗纪一》<sup>⑫</sup>徽政院使失列门,以太后命请更朝官。……”又延祐七年(1320)五月,“以贺伯颜、失列门、阿散家赀、田宅赐铁木迭儿等。”虽然这两条记载并不能说明修建福寿兴元观的识列门就是英宗即位之初因议论废立而触罪的失列门,但可确知这是一个蒙文人名,而且题记中的记载与《元史》中对此官职的沿革基本吻合。

此二碑相邻而立,同为福寿兴元观事。一碑用白话的汉文及汉文蒙语的混合体写就,另一碑的标准汉文写就;一碑用生肖纪年,另一碑用年号纪年,而其年代相去无几。粗看去甚为矛盾,细想之下,又很有意思。圣旨碑用地支生肖纪年,保持着蒙古族早期的传统特色。而第二块碑为该观题记,非统治者圣谕,故用标准汉语写成,随之使用年号纪年。由此可以想见当时书写语言之丰富,一方面是严谨的传统汉语,士大夫的书面语言,另一方面是白话语体与汉字表达的蒙古语及其他少数民族语言的混合体。后一种语言一定是被最广大的人民使用着,因其通俗,又是朝廷

发文所用的语体。故此影响到戏剧、诗词诸方面，今存的元杂剧、散曲中常见到前面列举的“每”、“根底”等<sup>⑬</sup>。这两块碑石的并立，不仅提供了宗教史的实例资料，也表明了一种文化现象，是元代多民族融合，通俗文化发展的特定时代的产物。

元代统治者对宗教采取宽松兼容的作法。从已著录的圣旨碑中，可知受保护的不仅释教、基督教、道教，还有伊斯兰教。圣旨碑中所说“不拣甚么差发休当告”云云，即免除观宫的赋税差役。《元史·食货志》<sup>⑭</sup>“科差之名有二：曰丝料，曰包银。其法各验其户之上下而科焉。……凡儒士及军、站、僧、道等户皆不与。”这是免去僧道科差的佐证。圣旨碑中还提到免征观宫寺院的税粮、驿马等。这样宽松的政策促进了宗教的发展，藏经的抄写、印刷、翻译都大规模地进行。修建的寺院道观颇多，例如北京的白云观，就是由元初著名的道教长春真人丘处机仙逝后藏蜕之所发展起来的。当时还有外国僧人前来。宗教势力渗透到国家的政治、经济各方面。《元史·释老传》<sup>⑮</sup>中对佛、道二教各流派的重要传人予以简介，同时也记载了大量事实，说明元代统治者对宗教的宽容近似纵容，使不少寺观的僧人道士肆无忌惮，胡作非为，大闹公堂。这种现象，大概也可算是圣旨碑的另一种作用吧。

#### 注：

①陈垣《元也里可温教考》，载《陈垣学术论文集》P1~56中华书局，1980年。

②蔡美彪《元代白话碑集录》科学出版社1955年。

③陶宗仪《南村辍耕录》卷一，P.9~10 中华书局1959年。

④《元史·世祖纪》卷十七，P.377 中华书局校点本，下同。

⑤《元史·成宗纪》卷廿一，P.472。

⑥《元史·武宗纪》卷廿三，P.531。

⑦陈垣《元也里可温教考》同①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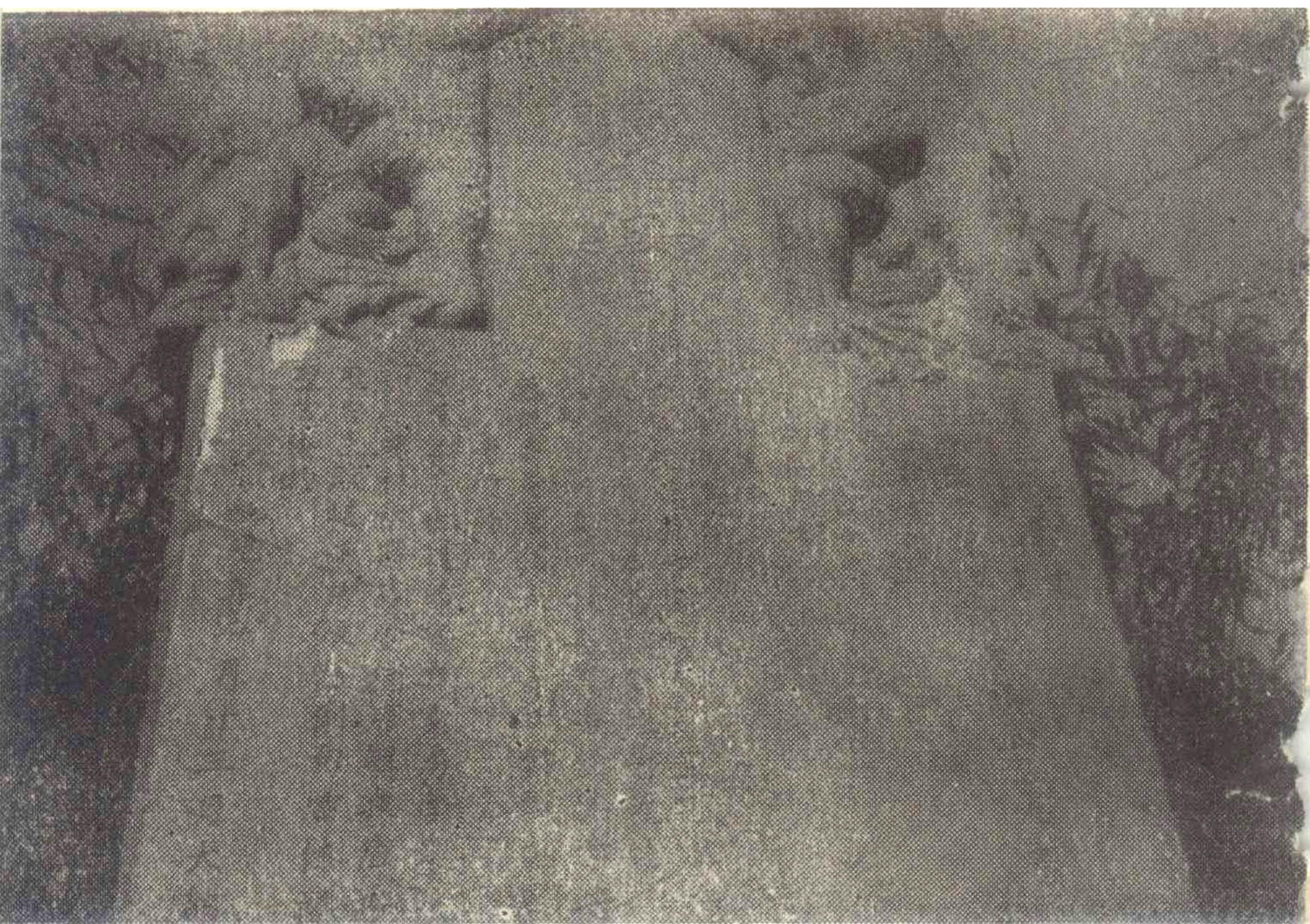
⑧《元史·兵志》卷一百一，P.2583。

- ⑨参阅蔡美彪《元代白话碑集录》，P.22。  
⑩《元史·百官志》卷八十八，P2225。  
⑪《元史·百官志》卷八十九，P2243。  
⑫《元史·英宗纪》卷廿七，P599~603。  
⑬参见张相《诗词曲语词汇释》，中华书局，1979年。  
⑭《元史·食货志》卷九十三，P2361~2362。  
⑮《元史·释老传》卷二百一，P4520~4530。

作者工作单位：书目文献出版社

（本文责任编辑：曹月堂）





法源寺圣旨碑局部  
(见第209页)

